

阿莹  
散文

# 大秦之道

DAQIN ZHI DAO

阿莹·著



大凡的承認應該是山峻的知者最為好。但中國史研究的知識者說，  
這事全被認為是虛妄的傳言，據當時的學者說，這都是~~舊傳之說~~。  
所以大凡的史學者都認爲這事是虛妄的傳言，但中國史研究的知識者說，  
這事全被認為是虛妄的傳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大秦之道

DAQIN ZHI DAO

阿莹·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秦之道/阿莹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871-7

I. ①大… II. ①阿…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9582 号

责任编辑 宋 强

装帧设计 哲 峰 崔 凯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46 千字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871-7

定 价 6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序一 | Preface

## 大道朝天 文章礼乐

李敬泽

我在榆林一座剧场看过《米脂婆姨绥德汉》。

那个剧场是我所喜欢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童年时的影院风格，破旧简陋，但是有人气。观众进进出出，不衫不履，嗑瓜子儿、扇扇子，烟瘾犯了站起来大摇大摆走到大堂抽烟，活生生的百味杂陈的人间。

但大幕启处，是热血男儿，是柔肠百转的女子，是蓝格莹莹的天和莽莽苍苍的地，是悲欢离合，是响遏行云低若游丝的歌。

这样的戏正是人间的戏，戏里人深爱人间，于人于事于物都有情有

义。他们走在这俗世里就如远远地走在黄土高坡上，心里是有劲儿的，踏实而敞亮。他们是英雄儿女是俗世男女，也能随时从戏里走出来，走进台下人群。

这是难得的境界。

这戏的作者是阿莹先生。后来我认识了他。

阿莹先生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投身文学的那一代人。那一代人中，很多人随着时势之变放弃了文学的志向。他们没有错，对文学来说，读的人无论如何应该比写的人多。写作和创造，这注定是少数人的事。而阿莹先生属于坚持下来的少数。“坚持”一词其实也不确切，他不是坚持——顺便说一句，我也不太喜欢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词：“坚守”。

“坚守”就有一种自我悲剧感。但爱文学的人何须坚持或坚守？比如阿莹先生，以文学的方式与自我相处、与世界相对，这于他不是一件苦事，不过是“悠然见南山”“相看两不厌”罢了。

在这三十多年里，阿莹先生一直在写，小说、报告文学、戏剧和散文，特别是戏剧和散文，卓然有成。

同时这三十多年里，他也由一个工人一路走来，经历很多事、做了很多事，成为一个高级干部。

谈论阿莹先生的创作，其实都免不了要在作文和做事之间下笔，但这其中的关系似乎又很难说清，大抵也就是止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挤出时间写作”云云。

现在，我试着说一说。

三十多年来，阿莹先生的写作从未中断，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对中国文学在这三十多年间的种种潮流、风尚似乎不甚在意。即以他后来专注的散文为例，他写乡土，写亲情，写历史文化，写艺术和人生，放在同类题材的书写谱系中，都有一种大道朝天、我自独行之感。他的写作没有“为赋新词”的纠结，没有寻常文人或知识分子的强装和弄险，而是脚下一条路，坦然走过去。读他的文章，你不会惊艳和称奇，你会触动、感动，感到沉静、沉着。

“做文”，包含着一层人工胜天然的意思，要做，常常就不免强做，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当然很好，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就是，惊人之语常常不免强行扭曲事物。这在诗歌中或许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散文中，就有可能变成辞胜于意，变成对世界与人生的不负责、不诚恳。

所以，我有时很怕除了写散文什么也不干的散文家，因为他只对他的文章负责，对他们来说，做文最重要，而潮流和风尚就是判卷子的老师，不得不时时窥伺风色、揣摩众意，文章就难免浮浪。但如果，散文家在写文章的同时还做着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不管是摆个小摊还是负一方重任，他们都会知道，事自有事理，不可轻亵。写文章当然要把话说漂亮，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但把话说漂亮并非为文的目的，为文是为了体人情、明事理。他们的文字是对自己负责、对世界负责的，

也许不那么炫目妖娆，但于人心、于世界都更贴切、更亲近。

“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字是真诚，也是诚恳。诗歌的写作与世界的关系可能首先是艺术的，而散文的写作与世界的关系肯定首先是伦理的，是一个人恳切地说自己的所知、所感。李白是好诗人，李白却不一定是个好的散文家。当然，如果活到现在，李白也尽可在网上发帖子，天马行空，呼风唤雨。

所以，像阿莹先生这样，一边做事，一边为文，对事负责，也对文负责，也就正可以不看潮流，不观风向，只写自己眼前心底的文字。

这部书名为《大秦之道》，起自《石鼓山之谜》，结于《三秦之游》，五十一篇文章，一以贯之，是一个人的路。阿莹先生在陕西这片土地上一路行去，寻幽探胜，抚今访古。一边走着，有所见、有所感、有所思，形诸笔底，蔚为大观，一个人的路竟被他走成了“大秦之道”，大道朝天，所通者古今之变、文明之理。

新时期以来，写历史、写文化已成散文巨流，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仅是重启私家著史、文人论史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看法，在中国依然还是一个尖锐迫切的现代性难题，百多年来聚讼纷纭，大概还会争论下去。时至今日，“自我吊打”仍然多见，“翻案文章”“修正史学”也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随着国人自信的增强，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如钱穆先生所言，对历史怀着同情的理解，

对传统存着温情礼敬之心。《大秦之道》，便是如此。

所谓“同情”，不是以后知之明看当局者迷，而是设身处地，怀着一份体贴的善意，忧古人之所忧，乐古人之所乐，从中领会出先人在他们的条件之下的所以然。由此而生理解，理解先人的艰辛与开创，理解他们的局限与宏阔，由理解而生礼敬之心，在簸荡纷乱的世界上，认同祖国与家园。

这一部书便是温情礼敬之书。

阿莹先生是陕西生人，他写这一切时，心中先存着桑梓之念，这是吾土吾民，是生我养我之地，先人的血在我身上流着，所以，放眼望去，观一切皆有情。

文人论古，常见之病是飞扬跋扈、任性好辩，役古人如奴仆，视万物如刍狗。此病难治，因为病在无情，于古人不亲，并不认他是我的先人。而《大秦之道》为有情之文。于古人先贤有情，于山水有情，于时光有情，于一粥一饭有情，于残碑剩瓦有情……

因为有情，所以有义；因为有义，于这世间担着义务和责任，所以阿莹先生行于大秦之道，便如同老农面对田园生计，目光清明，不任情、不滥情，一切只是珍惜、端正。情中应有理在，他的文是通情达理之文。阿莹先生博闻强记，于乡邦文献多所留意，又曾管过文物、旅游，纵三千年、横八百里，披襟当风，指点今古，这书里有的不仅是知识，更有见识。知识容易见识难，因为这见识断不能靠抄书得来。

情与理，这是散文的根本命题。所谓通情达理，做到很难。古人认为，情动于中，但还要约之以礼。这个“礼”，窃以为就是“理”，就是行于世间的正当和由此而来的表达与书写的得宜。比如阿莹先生的文章，于世间深切用情，但他的看人看物、看山看水、看书看字，其蔼然、肃然，其细腻与脱略、放达与执着，都浸润着诚挚、礼敬。这是性情，也是修炼。情之深浅合度，情之远近得宜，此情与彼情的联类、掩映、平衡等等，自有疾徐轻重的节奏和韵律，这或许就是情达于礼和理及乐的地方。

阿莹先生爱乐，此书中暗自有乐，有大秦之道上的古风。  
——终究是写了《米脂婆姨绥德汉》的人。

2016年2月13日改定

## 三秦文脉的爱与知

熊召政

孩提时代，外祖父用古诗词为我发蒙，因此从小就牢牢记住了王维的两句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年龄稍长，有机会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了，有一部上下两册的《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曾一度使我迷恋不已，因此又记住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一段话：“如果你想成为自己祖国和整个大地的真正儿子，成为知识渊博和心灵自由的人，成为勇敢、人道、劳动和坚强的人，成为创造崇高精神财富的人，那么你就忠于浪迹天涯的缪斯吧！在力所能及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去漫游吧！然而，首先必须在自己的祖国旅行，因为我们对它至今还不

甚了解……”

随着个人阅历、感受和经验的增长，我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这段话，今天又有了新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也都会有自己的故乡认同，那是我们每个人永远的乡思与乡愁。“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先熟知自己的故土家园，熟悉自己故乡的历史、文化、人情、山川乃至一草一木、一牲一畜。曾经供奉过我们的祖先们生生死死的故土土地，曾经召唤过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流泪、流汗、流血；春耕秋收、劳作不已，相亲相爱、无愧无悔。创造了我们自己史诗、文化和精神基因的故土山河，是我们每个人最后的乡愁、最后的家园和最后的栖息地。一个不熟悉自己故乡历史和文化，没有故乡认同感的人，很难说他会熟悉和深爱自己的祖国，当然，对于全世界他也必定是陌生的。

阿莹先生以自己多年来身体力行的访古、体察、感知和积累，完成了《大秦之道》这样一部厚实的地域历史散文著作。这不仅是一部文笔平实、深入浅出的历史题材的文学散文集，更是一部献给三秦大地的“小百科”式的文化之书、历史之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向自己的乡土历史文化致敬之书。

西起乌鞘岭，东至太行山，北抵鄂尔多斯，南接关中大地的这片黄土高原，数千年来，苍凉与仁慈同在，贫穷与富足并存。伟大的黄土高原母亲，以深厚的、凝固成一片的茫茫山塬为怀，以珍贵的一点一

滴的晶莹甘露为乳汁，滋育着三秦大地的一代代子嗣，让他们经受天地之间的雷、电、风、雨。在空旷的黄土层之上，他们耕种、相爱、歌舞，创建自己的文化和史诗；他们烧制陶罐，拥抱音乐，尽情地腾踏于自己的乡土，踏起烟尘，荡起腰鼓，展开双臂如大鹏迎风，让狂热的鼓点如震天动地的旱天之雷，倾吐着自己的欢乐与悲苦。贫瘠而昏黄的天空，破碎而干燥的土地，养育了炎黄子孙勇敢、强壮、行侠尚义的一群子民。正是他们，用一代代顽强的生命，书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黄河两岸的历史：金戈铁马，凤旌龙旗，或仰天长啸，或唏嘘不已，或抗争，或叛逆，多少英雄舍生取义，多少帝王零落成泥……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华民族几乎所有的发生之谜、生存之谜、发展之谜以及腾飞之谜，正是隐藏在那深深的川道和层层的褶皱之中！

阿莹先生的故乡是陕西铜川，那正是《诗经》里描述过的“董荼如饴”的黄土地，是中华民族黄河文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他是黄土地之子，是喝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之水长大的一位乡土赤子。作为一位地方行政官员，从他的文字里我们能真切地感知到，他对自己的乡土爱得深沉而执着。诗人海涅曾说：“夜间，想到德国，睡眠便离我而去，我再也无法合眼，泪流满面。”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也写过几句谈论自己与故乡的关系的文字：“我回到我的故土，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显然，阿莹对自己的故土也是这样。他从对一个个最具体的遗迹、文物或事件的考辨、甄别、追索

与发现出发，写出了对于故土大地上的历史、人情、文化、艺术、建筑、民俗、风物等等的爱与知，写出了三秦大地的文脉与精神，也就是他所说的“道”。

阿莹在谈到这部书的写作时，有这样的自述：“这些年分管的工作驱使我对文物考古关注起来，认识到‘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绝不是空泛的说辞，而是需要落实的黄钟大吕。那一处处风雨剥蚀的历史遗存，那一个个土坑里发掘出来的稀世珍宝，那一桩桩惊世发现背后的故事，都承载着厚重的人类文明，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尤其是参与和探寻文物发掘的过程，自己偶然的疑问获得了专家首肯，心里便激动难抑了。”（见本书《后记》）《大秦之道》里的每一篇文章，也正是如此。他对自己的乡土文化遗产、前辈乡贤的文化遗迹，尤其是对一些历经久远的岁月风雨而艰难地保存和流传至今的文化风习和地方文化种子，更是心存敬畏，尊崇有加而爱护备至。他的文字里留下了许多在三秦大地上遗迹拜谒、田野考察、文踪探访的记录。

他以整个三秦大地历史为舞台，以历代人事为对象，以相关文献为依据，举凡历史遗迹、名山古寺、帝王将相、文人学士，乃至宫闱深处的金枝玉叶……更不用说，还有遍及秦汉大地的千百年来的各种古代艺术名物了。他善于从小处着眼，一点一点地打捞起一些旧年往事的沉屑，“自将磨洗认前朝”，重新发现和破译着一方乡土上的沧桑史

和文化生存之谜。他也驻足和徘徊在那些历经数代而旧颜未改的庙宇、老屋和断垣、残瓦之间，用自己的亲历亲见，去钩沉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去发现一些人物的命运遭际，去探求一些文化风俗的转移秘密，当然，也不免生发一些有关历史沧桑和文化兴衰的慨叹、留恋与挽歌。行文之间，偶尔也做一点文献与掌故上的辨析与考证，也简洁不繁，呈现了作家宽阔、温暖的历史情怀。

罗斯金在《建筑的七盏灯》里这样说过：“那些带有历史传说或记录着真实事件的老屋旧宅，比所有富丽堂皇但却毫无意义的宅第更有考察的价值。”历史悠久而厚重的三秦大地上，老祖宗留下的遗迹和名物不可计数。然而，历朝历代的风雨毕竟也匆匆地、无情地涤荡过这一座座华丽不再的老建筑，秦时明月汉时关，这些老建筑仍然还高悬和屹立在那里，但繁华早已消逝，遗迹已经无言，多少馆阁楼台，都已迷失在岁月苍茫的烟雨之中。本书写到的许多建筑和名物，大都属于宝贵的历史文物、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阿莹先生身为行政官员，穿行在大秦土地之上那些古老的建筑群里，面对这些文物的前世今生，难免生发出对这片大地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以及道德伦理、市井风尚的兴衰变迁的思索与追问。我想，他写这部书，实在也是在唤醒人们的文化自信心和乡土自豪感，唤醒人们的良知，自觉地去尊崇、敬仰、善待和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和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

例如，有一年，本地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发掘了长安天坛。作者

发现，那土质坛体所以能够完美保存至今，是因了曾经覆盖其上的那层厚土，因而又联想到了当年的覆土过程，实在悲怆得难以平复，因此对长安人勠力保护遗迹的拳拳之心感慨不已。

再如，有一年文物部门发掘开元丞相韩休墓，作者在欣赏壁画时，突发奇想：这韩休不是唐代绝世珍宝《五牛图》的作者韩滉之父吗？如果能在壁画上寻绎出两代天才的某种传承的笔意，那可能是一个惊世发现，论证下去也许会给人意外的收获。

还有一次，他在收集和整理三秦民歌的时候，渐渐发现，陕南的民歌多是歌颂生活之乐，陕北的民歌则是歌唱生命之韵，而关中的民歌，却常常是感叹生活之调……由此他更为真切地体会到了黄土高原上的民歌精髓。

阿莹的历史散文，既是乡土风物史传的片断，是乡土艺术的疏枝和散叶，也是对一方文脉的修复和疏通，是一种文化访古和文化追寻。再加上他平实、质朴、沉稳的语言表述，我们从他的文章里时常能感受到一种擦拭、发现和重返现场般的惊喜。

这也使我想到了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本名斯蒂芬·欧文），他在《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一书里说到过这样一个文化观点：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些历史往事的“来龙去脉”，也是一种事件秩序中的某些阶段，它们首先产生的是往事给人带来的心旌摇荡的“向往之情”；而要真正领悟过去，就不能不对文明的延续性有所

反思，思考一下什么能够传递给后人，什么不能传递给后人，以及在传递过程中，什么是能够为人所知的。

阿莹写《大秦之道》这部书的“文心”，与宇文所安的观点一脉相承：每一个时代都会向过去探求，并在其中寻觅和发现自己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念念不忘在它以前的、已经成为过去的时代，纵然是后起的时代，也渴望它的后代能记住它，给它以公正的评价。正如宇文所安所言：“正在对来自过去的典籍和遗物进行反思的、后起时代的回忆者，会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

不久前，我在一次演讲中讲到，对待传统文化，也许需要采取一点适当的“保守主义”为好，唯其“保守”，我们才能守望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倘若我们的精神家园一日千变，那我们真的就会一夕数惊，越变你会越觉得恐慌和困惑，越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没有根基的人。一个没有故乡、没有根基的人，那就是无依无靠的游子和浪子，他将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和精气神，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我读阿莹先生的这部书，也隐约觉得，他或许不会反对我这个观点。

2016年1月4日于武昌闲庐

# 目录 | Catalog

## 壹 / 汲古篇 / 01

石鼓山之谜	/ 03
法门寺之佛	/ 11
石峁城之古	/ 19
地宫艺术之光	/ 25
大秦之道	/ 31
城郭之祭	/ 37
棣花镇之谜	/ 43
乐游原之下	/ 49
仙游寺之宝	/ 59
文安驿之春	/ 67
关中书院之声	/ 73